



明文海卷二百三十九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三十

文集

鬱洲遺稿序 黃佐

唐宋間詩文宗匠世所繩譽者不曰秋水芙蓉則曰流泉
灑落蒼翠擬諸形容若極其美矣佐竊嘆焉蓋雕飾雖去而景象
則弗弘音響雖清而膏馥則弗遠大人豈如是哉今夫黃河
之出崑崙也窮而探之則源星宿切搏桑極蓬島而入蛟羅其

瀾渙如也然後洪流混；從天而來入海而匯迤延八裔不能
致其淺潛滌百川不能增其深然雲液雨不能盡其仁含垢納
汙不能傷其潔吾度如之發為詩文斯天下之大觀也已故少
師梁文康公鬱湖遺稿佐不敢律以唐宋詩文而惟以
海觀為何也昭其度也於乎大人以天下為度居相位
者孰不以自許哉然臨利害僅毫髮輒惴；為思為之
所知又較計毀譽喜訣惡直福威之下夫誰忤之韓魏
公曰不以異同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舍賈似道曰我
不知孰為好人但順我即為好耳度之不同乃如是

哉治亂之原槩可占已當毅皇帝時公首百揆石齋楊
公宅憂甫闋亟起之俾位于已上敬所蔣公方在庶察
則延譽官府力拔為輔比南巡狩公欲奉天子行寶以
往楊公不可蔣公益不可且嘖有煩言公無少見于顏
色亦未嘗輒語人也及佐督學西粵蔣公始語其詳服
公盛德不特同升之感而已先是西安張御史璉者論
列詆毀人不能堪而公引慝薦揚竟至大用璉終身感
之夫東里南陽皆賢相也然遠抑庵不使入閣斥一峰
不得立朝視公之度何如也神道誌銘公之德業詳矣

而佐獨舉二事補其遺闕以見公之所以為大者初不
係于詩文也於乎人性猶之水也發而為情過往來續
澄傳于中猶之淵也自非敷養其性以時出之則所以
紀天地綱民物者荒矣天下已殆矣哉是故一語不合
睚眦隨之甚至怒室而色布不可磯者也覆水坳堂之
上而芥為之舟置杯為則膠淺中者也公家順德寔分
自南海始號厚齋晚取鬱水靈洲為號其亦鎮定之義
與佐生也晚辱公之知夙夜自虞天性惟磯且淺焉是
惧故三致意于斯云

眉軒存藁序

黃佐

有明之文百餘年來錄乎趨于盛矣成化以前道術尚
一而天下無異習學士大夫視周程朱子之說如四体
然惟恐傷之以故詞雖往、弗華而每根于理質惟亡
大斷而氣亦霈然以昌其風俗朴茂可想見也佐童時
未有知思倣先秦而宋之棄其修詞駁如也先考粵洲
府君見之語曰嗟汝佐誰以是命汝來居吾語女夫文
也者文也由中而見之外者也其法欲顯不欲晦欲典
不欲詭欲淺不欲邃天垂日星地形河岳夫誰能蔑視

明文海
卷之三
之而以詰曲鬼瑣為哉是故前之三代歷夏殷而文成于周後之三代歷漢唐而文成于宋觀諸通書定性易詩諸詁六藝而後所未有也非宋也則將孰配周者而舍弗宗佐乎吾見女之日叛于道也佐謹識之不敢以告人嘉靖甲申始獲交新安汪子恒以是相切劘為又三年以謁告歸汪子出厥考眉軒先生存藁俾為叙既受以卒業則作而嘆曰新安故朱子闕里也流風餘韻其猶有存者乎覩先生詩格得諸陶韋而文字尺度循韓歐是朱子之教也典質爾雅絕不為嶮巖語然而溫

粹之光若天球不琢而自可挹大抵如先考昔所言夫佐佩先訓至于今未能脫習又安能知先生獨惜先考生長成化間正與先生同時而山川悠邈不得一相遇以上下其議論也既為叙以歸汪子因惘然者久之

梓溪文集叙黃佐

宋歐陽公文章經濟天下翕然宗之荆舒繼起擣辭雜工掩于相業愛而傳者罕矣方是時二程在朝忠言入告上每俯躬嘉納風及用舍亦勤首肯然典禮法度一變雖巽誘諄切莫之能繹也臣從善則可以善君吁難

明文海 卷二十九
矣哉毅皇帝豫遊時史官敢諫者惟梓溪舒先生一人
罹杖後病卧院中掌院者惧禍使人標出之先生屹不
為動曰吾官于此當死于此既謫閩裏瘡就道或勸俟
痊先生曰死吾分也敢少留耶宅憂扶柩自江而湖忽
雲垂波立舟楫危甚為文顯祭風濤頓息人服其精誠
于時再杖抵家則沒矣年四十有四爾謂之烈丈夫者
非耶平生清苦家無立壁儲御史良材為卜築會城居
其妻孥佐曩歲過之二子奏奉出其文相示於乎先生
勵志聖賢之學氣節文章蓋餘事也江右大魁惟一峰

以道鳴世先生寔繼之其策名清時同令德榮問同官
止修撰道而終又同雖躋之伊洛諸賢可也夫豈徒以
文傳者哉憶歲丙子偕陵陽梅君百一北上偶論武王
伐殷歲在鶉火通考象緯弗載因推步之歲在鳥帑旅
于龍首我聖祖珍平偽漢丁未改元星紀吳分也壬午
靖難析木燕分也福德所在其應如響可弗詳乎梅嘆
曰向見國裳亦論到此佐自是知先生比入史館先生
復官造朝相見握手謂曰吾識君子百一久矣自是過
從驩甚嘗曰心術與學術相符者也懷居與懷利相因

者也急勝敬欲勝義則其心死其學偽吾儕格君其豫
在此佐恒衣其德言每察先生端居終日讀書治事之
暇未嘗晝寢夜必計過自訟晤即相告蓋乾、惕若其
真積深矣嘗謝馳思騎入吏部堂屬噴有煩言先生將
奏其作威佐謂曰曾記定性書乎人于怒時遽忘其怒
先生謝曰吾子督責是也即焚其草每言歷象古太史
職也中星以日為主凡盈虛朧朧休連第指諸掌觀望星氣七政以歲為主占則必應佐弗能
及也其論西山變律謂擴前哲所未發佐謂此乃京房
執始受變虞之屬耳執謂不然居二日來曰吾過矣檢

漢志果京房律也因言鍾律度量所以治曆明時康節
粗得大意而不能建律運歷將舉禮樂必也周官乎現
大司樂則律歷備矣佐深韙之惜其著述敬逸茲集特
十一爾吾廣方伯張公整學憲張公希舉皆先生鄉人
也聞而欲刻之先一夕佐夢先生來顧語笑如昔懇曰
吾文欲刻蓋慎擇諸明發而二公果至于是手自校選
定為五卷於乎先生信神明矣哉蓋其為人也其死忠
勇其孝感誠其從善敏其自治嚴其裨身潔其處貧樂
故能合內外貫天人名理如程朱詩文如韓歐而多所

自得使若荆舒之逢時則率典迪而媚嫉者消矣然則先生進退存亡其為天下國家所關係豈細故哉佐于是重有感焉

宿少卿奏草叙 張邦奇

嗚呼此嘉州宿少卿奏草也天下傳之國史載之侍御衡陽劉公按蜀之暇為之校正而翻刊之既又命邦奇序之宿君始官戶曹以是奏也至擯廢以死可謂辱矣而人情顧榮之若此豈非天也與蓋古者上以天御其下下以天事其上是故喜怒有所不任而寵辱有所不

恤喜怒有所不任則慶刑施焉而天下以勸以懲寵辱有所不恤則身名立焉而天下以動以變否則爵賞之加辱于桎梏擯斥之及榮于登崇吾其如民何宿君是奏所謂六患三本者當時果能用之則豈獨朝廷幸哉雖一時狐鼠之徒其禍亦不至若是烈也然不敢必其少試于上而顧能使之盛行于天下以及于無窮故曰豈非天也與是故榮辱人主之柄也而君子之于榮辱有時乎不在君而在我夫不在君而在我者非違君也必以天事吾君而不敢易也非惟以天事君吾身雖辱

朝廷犹受其榮焉而况遭時行道者乎予不佞誤官兩
蜀有瘁彰之責敢因宿公奏草也發侍御公之志以為
今日告

樵史序 孫鑛

我昭代文章蓋莫盛于嘉靖時云于時無但廟廊館閣
即山林亦彬彬輩起以吾鄉言陳鳴野最先出嗣後有
徐文長皆山陰人而吾姚有楊汝鳴上虞有葛公旦鄞有
沈嘉則大約在三百里內五六年間後先接踵著名
海內可謂盛矣先公與鳴野最厚時有唱酬余髫年即

得挹丰采弱冠歸姚乃識汝鳴後在京師遇文長最後
倦游家居始獲與嘉則公旦且談藝皆翩翩鴻軒有霞
外之槩其餘習聲詩工筆札擅名一時者尚多不悉記
也然諸君多豪舉或遊江湖間以放達相高惟汝鳴及
公旦晦迹自隱且敦行節而邑中有述作令君乞言公
旦時避之欲鳴卒貧無以葬公旦乃踰境來為經紀其
事姚人每頌之其好敦故舊如此公旦故與張宮諭
子蓋交子蓋重許可獨推重公旦以為逸人之雋余獲
交公旦蓋亦自子蓋案上誦其詩企向之也公旦大王

父為大理卿王父為叅藩皆知名當世行蹟載國史公
旦少為諸生有名年三十不遇即厭棄去濡首于此興
著述之業日手一編力以古名家自期咀其英華出之
究其興所至則前入所未有者亦時造為大抵皆尚寔
不為浮語亦不矻、繡夫擊悅讀之者如挹其入也郡
中名勝題詠將遍親知慶弔及士宦遠遊罔不乞公旦
語為重錄存者有六十餘卷益爛然富矣自命曰樵史
夫史以紀事昭勸懲茲藝也何名為史余嘗聞唐人目
少陵為詩史近弇州又謂天地間無非史今公旦集一

郡山川畧備宦越者生越者顯跡潛德靡不具論世者
將有徵焉名以史夫奚不宜集中有金陵豫章諸志按
時日以紀意態宛然若畫以此當石室之任何讓漢宮
儀東觀記也時不遇耳鳴野集早行文長集近復大行
嘉則集卷帙亦富獨汝鳴遺集散失可惜今公旦集手
自刪輯傳之後當有賞音者不落莫矣公旦既不仕所
居近山自謂越虞樵民益伐木而求其友聲者哉

葉進卿文集叙 郭正域

宗時文章之士盡在館閣彼諸曹大夫無問鉅細皆應

其選故琬琰之士盡羅詞林明興二百年來士成進士
即選中秘遂與諸曹大夫類若兩塗而所為詩若文者
亦類若兩塗國初館閣體大半模擬宋人期乎明白條
暢而已世之擬古者遂不勝其凌厲評語大畧用漢人
唐人以勝宋人合諸縉紳暨草澤以勝詞林詞林奪于
其氣不無少謝行之數十年而所為漢唐人語者轉相
倣效向之臭味皆成食餘糟粕易盡神理無有矣先是
姍笑宋人且浸淫而陰用之霜降水落興盡悲來塗抹
可厭心反真常自然之理也夫詞林文字視諸作者槩

不能同彼大旨不出山川草木離合感慨雄豪自命自
放自廢而此則絲綸黼黻禮樂刑政小致不能殫孤懷
不能述也彼氣有必伸才有必放此氣不盡伸而要之
和平才不盡放而閑之軌物解羈馭而鳴和鳶其步殊
矣彼之色澤山珍海錯鳥羽蚌胎無不輻湊而此之色
澤非山龍日月不施于杼非牢醴馨香不登于俎蓋論
文于成林難以成一家言也比年以來館閣英賢跨軼
前輩一時文章醞釀歷代聲貌色澤神髓氣骨大變其
初海內操觚之士揚扈風雅又靡然左辟詞林矣吾友

葉進卿起自海天所為舉子業神奇变幻瞻炙人口以
為神運鬼工進卿亦沾沾自喜余心竒而首弗肯意其
未大亡何兩人各以憂去又十餘年會于京師進卿名
日益高文章流布宇內余心警而氣弗降意其未化間
從一二友人窺見一斑大矣化矣懔然自失矣夜半與
語把臂莫逆傾囊讀之愧向者知進卿淺也孔子有言
才難不其然乎夫文章家亦才難耳調可聲氣求也格
可字句鍊也色可絲縷織也若乃因物賦象隨地班形
風雲雷雨應筆而至出入無信心而成大小方圓青

黃赤白從口而說冠冕珮玉戈矛劍戟隨照而寫是才
也非人力也蓋不接上下數百載文則西京詩則大曆
非不代有其人而才則未敢輕許今已屬進卿矣國初
文字之才傷于調靡浮于格萎枯于色近代文字之才
陋于調窮適于格同膩于色有才而善用之時離時合
可喜可愕無不有無不妙在進卿矣夫道一而已矣言
之而文行之而遠寧有館閣自為一道乎古人文字言
其所有今人文字言其所無古人言所欲言所能言
今人言所不欲言所不能言即使莊叟丘明降而為

今祝誕謏墓之詞太白予美勉而為今獻諛無情之詩
吾知其不能工也何有于神妙哉文体日卑道愈離矣
往者王_冠司遺余書文章之權往在臺閣後稍旁落余
深愧其言自惟晚末何以當前哲敢為大言夫以劉誠
意之竒絕宋景濂之溫醇解大紳之豪爽曾子啟之英
邁李賓之、浩瀚王濟之、簡嚴王九思之高邁高李
迪之超脫崔仲鳧之修潔丘仲深之博雅楊用修之竒
崛王允寧之簡練康有功之雄俊廖明吾之富有此權
自在要之化境尚隔一間近代鴻儒偉士麟集鳳翔所

為朝堂典要雄文大篇式于字內而向者叫噪儂佻之
士幾改步而革心視往時臺閣體如何也嗚呼盛矣余
與進卿交相勉也余則安能為是在進卿矣

文文山先生集叙郭正域

文山先生以大廷第一拜中秘權學士職在文墨議論
固得為詩若文以吐其胸中之竒及筦樞密祗金革鞅
韋跗注獯豷孔棘安事詩書迨其走真州過零丁避土
坑紆楊在前斧鑕在後呼吸存亡此為何時而含毫腐
墨口不絕吟母已大暇豫乎議者以宋黜百家而顯門

明文海 卷三十九 三
理學文章比其止也空言不足以退敵嗟乎不得謀臣
勇將而用之矣夫國之存亡天也文山以使相空名輦
轂之下席不能煖諫不行言不聽請尸董宗臣不報條
方鎮團結四事不報疏賈似道要君不報出而治兵陳
宜中留夢炎阻之李廷芝議殺之現兵崖山而諸將計
沮之先生之身百不當一先生之志萬不疇一顧諸臣
壞之而先生救之救之不得而先生死之國事于先生
何尤哉夷齊且死延賦西山箕子朝周興歌麥秀周臣
吊亡悠、離黍屈平哀逝隕命離騷梁鴻出閔五噫長

嘆越石悲憤登樓坐嘯睢陽敵慨聞遂寄音忠臣義士
遘陽九而懷百一往、因篇章以自見其氣鬱其聲愁
使人撫解而隕涕孔子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可以怨
可以怒怨則泣血怒則請劍能無言乎夫文章之用以
闕世運苟于忠孝無取焉即藉圭璧而組珠璣以篇章
為佞耳所謂口舌之疴曾不比于說鈴和鼓今文則倣
漢詩則規唐以先生所為詩與文叅之似猶不得俎豆
于漢唐之間然劉歆六藝國師莽也子雲符命美新室
也李陵五言仕絕域也陳琳草檄效當塗也之問龍門

諛北晨也右丞凝碧迫偽署也非漢唐之所為楚、者
乎君親之義何居人猶艷說而諷誦之先生之文顧存
而不論邪人情適意當前則思如湧泉志迫神沮則意
若死灰况生死之際而長歌曼聲菁華琬琰出之無意
沛然有餘龍翔而虎踞揭日月而轟雷霆使人讀之可
驚可愕可悲可憤白忍可蹈黃壤可生真所謂齊死生
一死壽修身立命塞乎天地之間者也彼其目中未嘗
有元胷中未嘗一日忘死、未百餘年而虜亦亡矣虜
亡而先生之詩若文與天壤俱敝也彼其視伯顏弘範

如螭游野馬蜚聲槿榮足以供其詩若文之殘膏餘瀝
而發其胸中之礪砢高皇帝天戈自淮泗起為萬姓請
命指先生以叱危素則先生之詩若文固聖主聲罪致
討之辭也燕山固先生就義之所而學宮祠廟則當時
樓居地也吾鄉魯舜徵氏為郡博士能講明性理之學
其先世又為先生里中人遂梓先生文以教士子語曰
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臣言依于忠夫所謂以忠孝教
人者乎

盧圭峰文集序 董應舉

惠安盧希韓先生圭峰集若干卷莊徵甫得之于田朱
憲副而犹病其襍也令莊吳二山人損焉以授我又令
我損焉以傳盖存者十五六而古風獨全讀之金石發
而星河流也又淙然若急澗寒響從之以風雨澎湃
四下百怪出而萬壑移躍于吾目何其奇也及考其
行事先生于元季風塵擾攘多事之秋兩為縣令能
以一言感悟鄰盜使之^後投戈縛其酋又能激用其民戢
安溪流突數萬方張之巨寇持之踰年不得逞竟完其
邑遠遷漕司提舉海口鹽場又能持法抗番大商之以

貨得叅省政立能蚤殺人者使不得奪國家之利兩敗
場又能勤禱以一言回賜其精誠貫徹上變天地下變

盜賊如此使其生當休運都將相之權得盡所設施其
未嘗先觀刑政綱提盜柄獨筆也起而據高在泰朝政者事請奪惠甫也
勲烈可勝道哉雖有蹟烈章如先生僅置之澤鹵凌

襍間不得究其施後雖以近臣薦起平陽而先生沒矣
明興雲龍一時奮起一時佐命建功諸臣大抵皆元遺
獻而先生又死已久先生不究當時之施死不逢興

王之運獨留其詞章照耀天地越二三十年兵火灰燼
烟雨滅沒之餘而其文猶流傳于士大夫之口沉論幾

晦久而復章此豈偶然之故哉吾觀先生文雖不如詩然皆有闕政紀諭冠祈晴諸作通于幽明其論常平利害纔然可指矣予見往年和糴擾民大率亦若此語曰有治人無治法世季弊滋無往而不為害安得盡如先生者而用之先生平生孝義初從其師余子賢試浙省師道卒不顧試期而歸恤其家如在有加焉雖貴見師之友必拜則其抗暴化頑動幽冥而名後世者良亦有本土不積于仁義而徒欲裸以文買聲自喜耳欲長存可異乎先生名琦號立齋希韓其子圭峰則其所居之山

取為集名者也

蒼霞集叙董應舉

天下之事苟非其性之所近則為之而無成學之而不能以至雖疲精神窮歲月而性與習不相受迹與妙終不相入匠氏之斧斤庖丁之牛其妙至于凝神者蓋皆性獨有之非但日習其事然也天下之事尊而名貴可學而能以行遠者莫如文古今才人士子嘗喜為之而有至有不至蓋自漢以來至今歷數千百年搽觚而為文者不知凡幾其灼然名家行于世而可久者代不過

一二人或四五人而止耳何其難也豈獨學之不至哉
蓋有其學而出之無其才有其才而運之無其法有其
法而變化之未能神皆不可稱作者夫神其至矣非學
可能又非一切才敏可及若有灵心天寔濬之蘇之瞻
所謂行于所當行止于所不得不止至于所以然而然
雖作者亦不自知也以曾南豐之沉篤醇至王臨川之
峭古尚未能極于變化然其醞釀傑異出入經術與韓
歐諸君子各自為法亦各有然解焉非夫天之所縱千
古斯文之所屬何以能至于斯極也故曰性有所授學

有所因神而明之存乎其入世乃欲以字句比櫛模擬
格象屢積襯砌以為工甚且謂唐宋可廢直接漢魏而
不自知其去愈遠也以余所見吾鄉少宰先生之文寔
能卓然獨得古人所謂神者而出入馳騁若舞若飛若
江河流轉回環往復錯綜要渺若抽雲烟若燭日月有
蘇歐諸君子之風而時離合之以自為家其為文特談
笑杯酒枕席之暇操筆伸紙嗟咄立就大作小篇長言
短牘隨物賦形無不斐然秩然可喜可愕浩乎不知其
勢之所止與其机神之所以合蓋亦其性有獨至焉者

與少宰同時並駕相許可者莫如江夏明龍先生其文
悍疾揮霍如風雨驟至號吼霹靂使人失視如怒濤激
浪驅使舟楫而與之上下以放乎中流其家法少宰不
同其為透徹如意則二公疑皆有天授者耶何以卓
然自拔如此也昔唐宋之盛諸大家同時並駕各相取
下不以其家法不同為嫌其往來議論相翼詡之概有
可想者近世文士每不相容如何之于李七子之于唐
應德至道思輩互軋交譏不遺餘力斯皆偏見獨識不
睹其全宜其所就者不遠少宰獨能與江夏交贊以力

此道其識有非今人所及者其能起衰復古羽翼文明
以成國家昌隆之運者將于是乎在于與少宰同里朝
夕其議論而一無所底少宰謂予可語命題其稿予積
時日竭心思而不能就乃知文章真有天授苟非性之
所近雖為之無成學之不能以至者如予是也

皇朝文獻通考卷二百四十

明文海卷二百四十

序三十一

文集

改齋文集序 鄒守益

改齋文集吾友王宜學之遺文也吾獲友于改齋見其學凡三改改而日進于道故其文亦三改改而日幾于道始宜學從朴齋大夫宦學南都集習聞文端公世業博聞強記以豪爽自許所與遊率

四方英俊後稠人廣座軒^然入指切是非成敗莫能
櫻其鋒至面折人過惡顏發赤弗止既而悔曰柔克
之戒古有良方若蘊內熱復投以剝剝將入于狂
因以改名其齊自是欽華為寔約辯以訥擇直諒
而後交求信國文公遺像出入奉以偕行及自
翰林謫三河駟怡然就道舟過瀧水為巨石所
破緣石跌坐浩歌以自適家人驚求之聞歌聲迺艤以濟
然時或被酒譙罵露其舊習復自悔曰病根未拔稍懈
將復萌蓋務鞭辟近裏查滓而消融之既講學虔州深

求致知物格之要復寓書烟霞洞以辨所謂動靜兩忘
者弗明弗措其後被召入史館步無妄趨目無妄視同
館迓其至日覩白生來矣蓋靳之也而改齊持不變嘗
曰深潛純一之味予恒愧此四時使得永年以充其學
其進于道也孰能禦之夫學所以治心也心所以宣言
也言也者心之聲而可偽乎故觀改齊之言始也闕而
肆中也慤而介終也溫厚舒徐而有典則信乎不可偽
為也鳧氏之為鍾一也而其制異則其聲隨之是故鍾
之厚也其聲石薄也其聲播侈也其聲柞弇也其聲鬱

明文海 卷三十一
長角也其聲震夫是之謂誠中形外之學改齋沒無子
文頗散逸其子婿劉敬署泰興教事始蒐輯之凡為詩
三卷文六卷語錄一卷兩崖朱柱史子禮延而詢之曰
嘻吾知己也迺與義城黃子忠議刻之以傳往歲兩崖
之試禮闈也文頗不諧時好議將黜之改力薦之曰是
卷也不蹈襲而充然自得必奇士也遂入式兩崖宦業
日章徹果收改齋知人之明夫言以知人在改齋子驗
之矣讀斯集而求之當必有知吾改齋子者

蜀阜存藁序 蔡清

融堂錢先生生丁宋日之暮蓋不能改廢繩墨以投時
好者間嘗小試仕途旋踵輒卷而去之往々棲託于寬
閒寂寞之境日與聖賢相賓主與其徒相倡和與風月
溪山禽魚花木相朝暮而其神之所適蓋自東極之東
西極之西南極之南北極之北千萬載之上千萬載之
下皆在其所鞭篋覽歷之內也嗚呼亦振世之人豪哉
其言曰人間之樂動中見之天地自然之樂靜中見之
又曰坐閱群經觀其規模制作如四時錯行如日月代
明無一不與我心相應者又曰大包宇宙元無際微起

藩籬即未純嗚呼先生之所自得者如此以此而見于詩見于文又豈區區愚生俗子所庸置其品題也哉惜其遺藁今不盡傳是編名蜀阜存藁則今吾閩右布政使梅軒徐公所收集于散落之餘而校定焉者也公將行之梓命門生蔡清覆校而序之且曰其詩文皆自大本大根中流出與尋常枝葉者不同請因以此意求之而得其大致若此嗚呼先生沒于淳祐間去今二百餘年而其遺藁乃始得吾徐公表章之是大類昌黎集之見認于二百年之後歐陽公者也斯文之顯晦豈自有

其時哉先生名時字子是其學得之慈湖楊先生簡敬仲行業詳載宋史浙之淳安人也徐公名貫字原一亦淳安人

朱氏寄翁遺文序

黃省曾

昔元之季吳中耆舊曰朱生應辰氏德閱而家單履清而時濁耕靡負郭之壟爨有飛塵之甑當時姑胥之俗以奢翊相雄生也高蹇伐輪翫麟灌園恥與金錢為友分及張氏開立旌弓廣羅賓立帛壑庶宜從祿矣生也瞻言百里恐為茗華固成踰鑿之遊入於國初薦庸可

飽然麋鹿便曠鯤鵬樂遠乃竟甘心皓頰于無遇故自
沸羹之年暨于放馬十有七載西僑東徇山依澗止歲
無寧棲嘗三復人生如寄之詠又慨其身之畢老于寄
也自命寄翁興文志懷使人讀之愴然以傷如臨淒風
而作蕭林也雖然生寄死歸聖賢莫度苟知寓形之皆
旅也則凡所逢富貧適也貴賤分也眇殤齊也悲懽夢
也舉不足以撓乎天局無所往而非得其貪人虺儒鶴
鼠勞、晨攘夕攫刃圖噬奪損物盈已迨泉壤而方息
殊不知人各有涯卒亦不踰其枝腹之量亦謂深愚也

矣自今觀之吳之都宇峨宮甲觀金鋪雲構自夫差至
于近代殘穰舊榦烟銷影絕不能寄片迹于故墟之上
而朱生一卷之撰乃得粲傳于儒翰之苑是知榮華之
果如蜉蝣而道德之常為岿嶽也然則昏冥芻豢之子
臭腐之軀何庸拱之以雕堂而蠅狗之才安得享之以
玉侯乎徒為狼籍造化而瀆逆鬼神積累取亡其災弗
遠是故哲人君子履冰于當年尚志于終身寓心腑于
天日託聲名于寰宇垂文章于萬年處簞陋而無憂也
予故拾其遺文而併寄之于後賢爾

王臨川集後集

丙午

陳九川

邑侯應君雲鶯刻荆國集成余遠東探禹穴窺石梁鴈
蕩而歸屬序其後嗚呼是文獻之所存也夙志繫焉雖
不敏其何敢辭惟公文章發于經術雄偉精深長雄一
代然其未嘗刻意殆亦天授視昌黎所誌子厚者遠矣
乃顧寥落不得與歐蘇諸集並流天下撫雖公桑梓之
區而亦無梓焉豈非世儒疵公相業橫議不明使然邪
夫公之相業明道象山之論公矣精矣或疑明道不非
新法而訾陸党焉此與兒童之見何異然竊嘗怪之公

以間世之英氣鬼蓋世負伊周之志宗孔孟之學其不
迹聲色不殖貨利難進易退之介固已信于天下遇大
有為之君而師行先王之法意雖其條理弛張或未盡
善彼其志蓋昭然可睹也然而新法一行群議鼎沸一
時攻訐成風至詆為奸邪其故何哉聖道絕而李術裂
也夫聖人是非^之準也春秋賢卿大夫其見稱于孔子者
不少矣而獨多管仲之功曰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
吾其披髮左衽矣及其攝相未幾而誅亂政大夫勤師
郟費豈羣情之所趨哉彼亦睿聖獨見治亂之原耳况

明文海 卷之四十一
宋為強敵所陵豈魯三都比邪乃有洞見亂原以先王之道匡天下而不為管仲者非夫子之所深與哉世喪道千有餘年非實得其隆緒如濂溪明道者固難優于春秋賢卿大夫至其末私見而學故習雖賢者不免焉則是非之謬于聖人久矣何者見有所囿則蔽于覩遠意有所託則樂于党同其勢然也昔克國平羗之策裴度伐蔡之議此特一事耳自其成而視之雖庸人無疑也而其始舉朝異之况大取天下之弊法而更張之者哉宋之中葉國勢寢弱民志不振東西交侵遼夏為急

猶之癰疽並發于肩臂而神力俱疲咸以其無甚作楚因謂之安公既洞見天下之勢逆知夷狄之禍而獨深憂之故每啟昭陵以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而拳拳以晉武梁武趨過目前為戒蓋欲早為之所也其相裕陵以更化蓋將通壅滯寔臟腑而攻潰之洗瘡痍而登之泰和也諸賢既國或齊公之見怪其作用而乘客氣勝心以逞者又復攘臂其間許以為直不遜為勇夫子之所惡也而世以為賢甚櫻人心挾天變以要其上不幾于亂政者哉元祐盡罷新法則雖幽厲之政宜可反而

中興復文武之竟主矣乃顧因循坐致靖康之禍卒使中國疲于戰鬥一如公所憂者果孰執其咎而顧橫加諸公是尚為有是非之心乎使繼相者有若明道以大公之學善其後則于公有光矣豈至淪胥以敗哉當時問相之對博奔而不一及明道者亦以其素不排公故耳雖然公自謂用志精則知人明乃亦不知薦以自代何那一時莫望之去多公素與公意為天下忍之欲俟法行還之與樂成耳知者行之仁者守之明道已不可其說而公不從卒昭後悔非亦有所蔽與公謂未有不

得先王之道而能行先王之法者是也其憂斯民之塗炭不以身家二其志豈非自任以至誠惻怛得先王之道乎而不知其激于群言果于行法者已不免意必偏党之私其心之于哀矜而有所忿憤矣烏能得其正而不辟哉是公之所以為蔽不精于聖賢之過也于諸賢何獨尤哉至其洞見幽遠圖患于未形雖聖人不易也其後忠定因水災而憂虜變蓋公之餘明也而天下服其忠知欽高相之不下裕陵之倚公者以此然其禦擊恢復諸策亦卒奪于讒議而幾危其身况公圖之于未

形乎於乎有宋夷狄之禍極矣使公不能制之于未亂之前而忠定不能救之于既變之後則橫議之流禍也夫學術不明使下無公論上無信史蔽人心而奪國是卒亾采于虜豈獨使公負重毀于後世哉此余所以重為千古發慨而不能已也若夫新法之未始皆不善也介庵子序之詳至後世亦多祖而用之故余畧焉特取其大而隱者著之耳昔陳申公述鄭亞之言以序李集謂其蘊開物致君之才居丞弼上公之位建靖難平亂之策垂經天緯地之文公雖未盡得先王之道也將不

優于斯語乎善讀公集者當自得之矣應侯寧波人公嘗令鄞邑稱循吏而廟食焉民至今神之其法施于民也候習聞之故梓其集于吾臨川云

龍岡摘稿序 何遷

廬陵龍岡賀君蚤歲以學自成其言類可傳而賀君志念遠，視若未至年踰耄日皇，焉不以勤倦也故其稿多棄不收其子少龍君惧其逸也乃稍，裒次之頃至楚授予是編屬為序往予至南中南中士人比教道術輒誦其師故所持蹈蓋皦然名德君子焉賀君初令

某邑恥以職近時名改為此官教且行尋即棄去士人故思之而少龍君之官南中也又適與予同至予因得盡其家學竊慨然心慕之比予祇役江西問訊道術江西士人又輒以賀君聞予以是知賀君既悉乃今又得于其言盡爲夫道之可見必于言行賀君之學予繇言行爲以觀有謂矣聖人之學先本在行業言非所尚也然其言廢則其學不著而學如聖人未有不善言德行者夫萬古不息之謂心萬物必照之謂知灵晰圓神不慮無不燭孔門所謂良知也言語行業燭中之隙明耳

悟其不息之体而致其必燭之幾由是見于言行雖聖人不能易此賀君之所以學歟致知之旨發于孔門近時楊明先生指其義獨析陽明之學要于心悟而取撰于致知將以探言行所本闢夫滯見聞而習度教者之非而究其知出于自然亦以信其所不息而擴其所必燭彼舍言行而別求一心與夫外功力而任本體皆非其旨也而一時從遊之士得于乍聞驟見而出其真切願學之志以踐其所明逮今有成類在大江以西盡其故時提戈論學處也嗣後一傳百訛漸移其舊其最守

其師說不必當于心次則時立門戶以競于世其流也
師心即聖不假學力內馳見于玄莫而外逃失于躬行
又甚甚濟蕩勦說委身譎張侈然博碩蓋不殊于聖科
假令詖淫之徒生同其時猶將辭而拒之而後生不察
遂謂言行不必根心而聖人之學不足達于用由是繼
之以畔嗟乎使致知之旨而出于是雖聖人不能以導
天下而何陽明之說之憂也夫良知曰致蓋必舉其靈
晰圓神出于自然者恍然澄定於廓清凝聚之餘而日
見其參立于前非有所涉于講說意象之末而后養以

長裕漸以銷融使其精微中庸皆將畢于竭才以幾渾
合如是則所謂心悟者非百倍其功不可入而至于長
裕銷融固未嘗忘所有事夫庖丁遊刃官知止而神欲
行而齊扁得心應手老于斲輪不能舍去此豈無假于
學哉無假于學者未嘗知學者也夫或濫觴焉以病于
學說者謂晚宋支離之弊基于說之詳夫使由今之談
而不反而歸其疑于指之析于責雖謬抑或有由也當
是時賀君崛起其間固大江以西人也未及由其門而
致知之意獨深契焉因與從遊諸子下上切劘不苟以

明如海 卷之四
同而卒以自得古稱聞而知之其道不廢于賀君何間
哉賀君是編所載文變化峻深不可涯涘詩律嚴意遠
繹其趨和平鬱紆大校取裁古人發以獨契非徒言者
賀君之于學竅于知止汰于寡欲而極于致虛蓋信天
則之必良而詣之必至則夫言必可傳而行足則宜非
流輩所能有也是編出先生之學既可考見且使孔門
本指益明而後來者之疑熄予固謂陽明而後是編不
可少于世豈過哉予庸虛讀是編知其必傳于予言可
無俟乃其明孔門本指免于後來者之疑則予所願聞

可少于世豈過哉予庸虛讀是編知其必傳于予言可
無俟乃其明孔門本指免于後來者之疑則予所願聞
也故詳著其義而序之甲子中秋日

唐一菴先生集序 何遷

聖人以道命學而語道之言則畧焉而不敢盡其志念
所存抑何深遠也學必有術聖人詳說之而畧于道然
中立而躍如道未嘗不在焉乃語道而或至于盡則求
道于見而遺其心固自聖人命之矣聖人有所命復有
所不敢盡故性命之旨學者必悟以心而不得求見于

言其或邪說橫行大義侵蝕當是時性命之旨不明則其害不熄聖人蓋憂之而后有舉而授諸其言者而道因以不蝕今繹其旨本天載以著人彞極于幽深者歸于精實固非玄莫謬悠議于無形者也然由載藉以觀若后世所称微辭奧義亦不可數；覩焉夫以聖人為道而有言而卒畧于此斯其所存可以深長思也已古者聖人有言莫備于孔子亦莫備于論語一書其間命學不于詩書則于執禮不于文行則于忠信門人所謂雅言皆其所以為教也而性與天道則不得聞惟所自

撰易繫中庸其以闢邪說而開大義不能不一言焉而易繫不列雅言中庸既具至子思而后出其亦罕矣聖人以其雅言命學而學之所本則言之必罕以此互見並行于世將使馳見遺心不得為學者病茲所以為聖人之言歟孔子而後由孟子至宋周子程子楊墨佛老之憂甚于亂賊其憂大則其語愈詳易繫中庸之旨發之殆盡雖于其時則然而罕言之意亦未嘗不咸焉為我朝海南浙東大儒崛起先後發明救人心于聞見其憂深而語詳視宋二子又過之而性與天道之蘊由是

途人後生習聞其說蓋去聖人既遠而六經宗本不至
侵蝕要非知言者不能然使未見遺書之害加于周程
之後則亦知言者之憂也某不學于道無所窺竊謂言
不可為典要惟其時而已將蝕而無撰其蔽闕既明而
復贅其蔽支假令海浙之間由今之習固將易術而語
矣故性命之旨可以自悟不可以瀆人可與能者期于
從而不可與未得其門者益其見學者以是求其庶乎
歸安一卷唐君繼浙東而有言者也其學深猶其教直
討真心其為言宏遠而切礼元剩語景行館論三一測

諸編一時學子莫不願聞之往年與予遇于白下尋策
海事去予思以所嘗槩于心請焉未能也踰數年予再
至白下唐君函諸編屬之序顧予昔有所槩既無由一
印可維欲有言焉亦未能也今年走書吉陽山中責序
益亟復得其門人所述語錄讀之予乃喟然起曰微哉
唐君憂不在斯乎乃其言無前諸編則憂于道者不直
無後一編則憂于學者不達不以其罕言掩其所雅言
唐君之謂哉夫子所欲請君既先發之則取諸印可以
為諸編覆予惡得無言然君之學以悟幾道者也造益

明文海 卷之四
精則言益粹茗藁之間予尚有請焉其必有進戒者而
斯言蓋其贊矣乙丑夏日

重刻蟻螻集引 穆文熙

吾郡廬山人者以詩文雄一世而當其時則人少有能
重之者今沒去二十餘載而所撰蟻螻集始出岵嵒張
公手自校讐之刻之太倉署中集傳至吾郡見者以為
琬琰竒珍轉相抄錄殆若平子賦出而紙價為高者矣
余邑竇侯雅好詩文因謀于余將重刻以應求者且計
省僱于筆楮之費者當什倍也乃刻之兩月而完竇侯

欲紀其重刻之意復屬余為序余惟山人詩祖六朝文
賦法秦漢評之者已有定價而其人豪宕不羈扞當世
之文網自罹大辟幾類于死故其詩文多成于三木金
索之間見于自叙又如此俱不必述也獨感夫昔人之
言曰詩文必窮而後工乃今于山文復見之故史稱丘
明夫目厥有國語孫子臚脚兵法修列屈原放逐乃賦
離騷不韋遷蜀遂作呂覽詩三百篇大抵皆詩人發憤
之所作則山人之集可以觀矣豈獨于人物亦有之松
柏必生于崑澗之間徧歷冰霜之慘而後木理之堅不

等于是羣材寶劍不埋于獄中啗蝕于數千年之塵土則亦無以衝斗氣而發光華也向使山人以職務縈其身或安居無事日徜徉于沙麓衡伍之間則雖未必無所撰述以成一家之言然必不能如斯集之工也閱山人之集者可以哀其志矣嵒疎公又述山人遊太學歸痛哭于申考功之第謂太學為空曠無人有孤于國家養士之意且飲且泣涕酒併吞而醉賦紫騮馬篇累教百言有飛黃萬里之思又其待訊滑臺公延入坐之旁則却立抗礼引越石父對晏子之辭以對命茶則唯

再四徒以臂運視其手械乃尚未脫公為大慙即此事則山人超軼之見磊落之懷出塵埃遠甚故宜其發為文詞淵深閎肆力追古人即顛仆備至而畧不涉寒酸語也茲又可以壯山人矣

刻張太常文集序

穆文熙

穆子曰余讀張太常集至大札諸疏而知君臣之感悟蓋有數焉其君之賢聖與否說之懇切與否莫與也昔者毛焦解衣進諫則秦帝立悟左師以趙后愛子不如愛女而長安君遂出質焉此其聽言者乃暴戾恣睢之

明文海
主與夫閨閣柔脆之女流耳而二臣之解衣危論愛女
微辭又非甚有絕人之見者也然俱能感動其心翻然
從之則二臣者亦幸而會逢其適而已耳獨非數與太
常公在世宗時為禮垣都諫夫以世宗英資睿斷超軼
今古豈秦帝趙后之所敢望而公之議大禮也則持正
論排衆叨開陳引諭累篇至千萬言其引漢宣帝光武
宋濮園之議極為詳悉至于雷震奮發貶斥相繼筆管
滿前見者沮喪而公持說益堅其氣益壯願以其身試
之鼎鑊斧鑕而無所震懾則其諫說之懇矣啻為毛雉

左師而已乎卒之無所挽回而瞿唐之戍遂謫焉此亦
豈非其數與今其大禮諸疏俱在集中覽之則見氣揚
彩飛志暢文畫筆吐星漢之華而詞有秋霜之烈令人
勃々然髮上指冠而足以想見公之生氣其他所論奏
亦多憂深慮遠批逆鱗而為人所不敢道者使公而能
盡其議論焉則汲長孺魏鄭公之忠鯁豈足多哉然而
竟無如數何矣善乎太史公有言曰力田不如逢年善
仕不如遇合殆公之謂乎說者廼謂公大禮之疏既不
行于當時即傳之何益焉余又以為大臣進諫于君要

明文海 卷二十一
在據吾所見以盡吾心焉耳而說之行與不行亦勿計也譬之醫然醫之因病投劑起人于疴羸者良醫也其法信可傳也然秦越人者則始而謂桓侯之疾在腠理繼而在血脉而桓不悟終則望之而走而桓卒以斃焉此其于桓侯曾未有投劑之力起死之功也然而秦越人之名則從茲益起而其所著方盡醫家人人宗之何也誠謂其所言之中而病之愈與不愈則係于用與不用者耳如此則又何疑于公之疏乎公之說雖不行所幸有公之疏在焉使後世議論之家舉而行之則雖謂

為秦越人之方書亦可也故宋臣蘓軾呂希哲等進讀陸宣公劄子云人臣之納忠譬如醫家之用藥：雖進于醫手方多傳于古人知斯言者廼可以知公疏矣公又有詩文二卷其在瞿唐者居多文宏浚典麗得歐曾体詩爾雅冲澹酷似韋蘇州而間捷諸篇又與少陵洗兵行諭諸將同調槩其旨則皆江湖恋主倦：不忘君之意也可與諸疏並現矣刻成而繫以贈官所以表公之忠諫終得顯于今日而亦未為不遇云

陳陸匡文集序 陳琛

物之美者不可以見知于人松柏生于山林千尋百圍
美之至也其或工師者知之必斫以大斧挽以萬牛而
材之于叢臺阿房長樂未央之中俾之頂重負大撐東
支西與瓦礫土石爭勳較久孰若老于無聞得以嘯風
飲露而全其天者之為安且樂哉傳曰君子疾沒世而
名不稱焉夫名不朽器也造物者之所靳固有求之而
不能得者矣然而秦漢以來士之畏名外播而故為韜
晦掩抑以逃之者亦何限如黃憲管寧孫登輩之在當
時收閉聲響若愚若訥絕不聞有片句隻字之流落人

間是豈不足于文者哉彼蓋亦慮夫文一傳則名不可
掩而穹爵重祿之欲以餌我而使我酣溺勞若者必與
名俱集而偕來也不然則賢者之必有文章猶名山大
川之必興雲雨隨珠和璞之必露光輝也安能枯槁寂
寥以自混于田夫野叟間哉括蒼東厓潘先生匡善掌
教吾泉宦職中之最逸者也泉之諸生求得其平日所
為詩典文凡若干彙集而梓行之余得縱觀孰讀因仰
而歎曰美哉集也本不厚而用不利者能有此乎必載
其令名而四馳之天下吾惧東厓之不得終逸也奪其

所素逸而與之以勞東厓樂乎哉雖然有道者心常逸處逸固逸也屬勞亦未嘗不逸也蓋無入而不自得焉乃若惡勞而惟逸之耽畏名之我累而故欲逃之此皆賢者過之，為而謂中庸之士為之乎東厓賢者也吾恐其賢之流于過故書此為之防焉

三五劉先生洞藁序 鄧元錫

元錫次劉三五公諸所為洞藁蓋屢復而歎也曰王夫子見之矣始公逮事王夫子也王夫子時開府處學徒日遠近至語心質學者衆矣公負笈冒風雪造焉王夫

子一見異之語諸學徒曰是子享予清福者今讀公詩

次其所為文若洞語繹其志嚴察其辭懼約其行儉質

其操慄：乎惧泥滓之汚得毫毛入其心昭：乎志揭

日月而行之也嚴險阻之幾故辭危而惧窒易徒之欲

故行節而儉秉不磷之堅故操貞而一于物也脫故寓

言也遠于道也進故指言者深讀之者如乘薇首陽茹

芝商谷服菖陽九節而聆幽泉之活：也汚者可以澡

其行頑者可以改其操易者可以肅其辭懦者可以立

其志怀忠敬慈孝之素者讀之不知涕泗之無從下也

記有之曰清明在躬傳有之曰風之者遠若斯藁者義
 兼之矣夫柔木與溫恭之詠蟋蟀謹太康之防伐檀歌
 食力之勤洋洋泌暢樂飢之懷固詩之所以教也或曰公
 于詩文也亦意之乎今之言道者易其辭而可矣其意
 之何也曰理精者旨遠氣渾者辭朴心平者音舒道要
 者語約誠易其辭而可則典訓雅頌文彖文言果如今
 之人言否耶是故公近體諸作蓋猶有蹊徑存焉古箴
 銘詩則商敵周壘古潤黯積矣今洞語則上尊黃目清
 明中通矣固雅俗兼和所以異也曰首陽聖之清也而

隘、何聖也曰難言哉同塵而和光德者一之
 混者污焉公樂善如已出語人善將推而進之也惟懼
 其不昭曰遺世之行達人尚之公其達也夫吁不志蕩
 者馳而識達者曠耶乃遠遊天問之篇凌雲子虛之賦
 其辨矣公于天常至篤其官芒碭也稱循吏焉嗟夫蓋
 太上有中行者作焉吾未之逮也若公者可謂靖矣可
 謂靖矣鄧元錫曰余西游安成歷青原白鷺之坵宿南
 山梅源與遐思焉既得見諸縉紳先生及來里俗重梓
 耳語也教、稱侍御公之為人及陟三峰常所謂雲霞

明文海 卷之三十一
洞者棲焉接款語連日夜蓋心誠厭服之公於生亦戚
戚乎相然信以心也已屬校其詩文九六日而竟九若
千卷復為之題其端如此

二妙集序萬士和

天地與人一精神也天地不言而人代之言傳天地之
精神者人傳人之精神者言，有條理脉絡謂之文韻
其文而中于音響謂之詩，者文之變其條理脉絡傳
精神于不朽一也精神在內不可不同文詞在外不必
盡同雖其不同而條理脉絡不失分毫乃所以為同也

自有文字以來凡專門名家未嘗一一摹擬古人豈徒
不摹擬而已乃曰汲，乎陳言之務去曰文章最忌隨
人後其于古人已言辟之芻狗弗陳也然而文之條理
脉絡高古典雅視古人如出一轍良以精神作用千變
萬化不可捉摸靈光發露照曜古今蓋其機神矣不得
于此者雖依憑假借之工然而終不近也造化之生人
面目毛髮無一相似其生草木也枝，葉，千態萬狀
然不害其同刻畫以像人剪綵以為花其有同乎否也
詩自三百篇後變為離騷又變為五言古選其體不一

而縱橫變化條理脈絡未之有改故載其精神以傳唐人承六朝風雲月露之習變而為律其中卓絕自得者固不乏人然浸淫花柳流連景致于自家性情漸不干涉故其義淺其体方观者不待終篇而命詞遺意可以揣而知矣獨老杜出讀書萬卷下筆有神變化不測詞格高古足以軼漢魏而追騷雅後之談詩者不此之求猶憑藉于花柳光景之間而曰此唐句也甚者倡為詩有別趣而非闕理之說夫天地間不過一理益邃則趣益深若不闕理則精神既少意味索然趣何從生說

者謬妄如是而世踵焉惑矣吾師荆川先生學貫天人博極今古早歲入翰林時其詩文猶事摹擬及其投閑林下二十餘年收攝精神涵濡停蓄道器融液是雖無意為詩而神通聖解超玄入妙不煩繩墨追步作者嘗曰詩文俱有丹頭又曰作詩文者要得圓机又曰學者須先辨雅俗一入俗語最不可轉但得丹頭圓机在手則不患其不雅不然雖極力依倣愈近愈差終不免委靡而俗又曰文字俱有一脉相傳韓歐蘇曾輩之傳班馬山谷荆公輩之傳老杜真親受業弟子如禪家之正

明文海 卷之四
法眼印證不差余時進曰所謂丹頭者精神也圓机者精神之用也一脉相傳者傳其精神骨髓也先生首肯之曰精神骨髓固同須知其詞語古雅亦無分毫差却乃為盡之余因謂天地間只有一精神充滿仙佛之徒全挾此誇世雖一枝一藝如解牛斲輪非此則不奇絕下至妖狐山鬼能作怪幻者亦是盜此一隙靈光簸弄不然則泯焉爾先生曰得之矣先生嘗遠漢魏以來古逸歌行絕句律詩各若干首龍溪王氏名之曰二妙集盖用白沙語謂其理法俱妙然要之無二也集成而

世無好者余嘗過武林遇上虞徐龍川子曰盍刻之以廣其傳余曰如人之不好何徐子曰雖然姑刻之先生于七言律絕揀遠尤嚴余因刻此一種併增入先生所作分十二卷而識昔所聞以題其首每卷復以鄙見綴一轉語于後使世之觀者反諸性情之正以求其所以自得且一掃談詩者之障礙庶幾古雅復見于今矣若曰刻畫為人剪綵為花以為自得非余之敢知也

宋方文語引薛應旗

古之以文名家者多矣其論文之語載于類書者更僕

不能悉數我明啓運文教聿興潛溪宗公寔擅其宗而
遜志方公乃其高第弟子故一時文章方軌並駕號稱
獨盛邁古作者自是迄今二百年來名能文者無慮什
百余嘗究而觀之唯楊明王公會文切理庶幾近之其
他斷未有如二公者通或高自標致競相誇詡儕類雲
滄議論風生俯視國朝前輩皆所不屑動曰左國史漢
莊騷蘇李曹劉摩其篇章轉折長短舒抑而肖其音聲
於唇吻之間又或詰曲鉤棘聱牙咋舌而不能句讀不
啻優孟抵掌于叔教東婦數嚙于西子祇獻笑增醜曷

能類之就使逼真亦何益于理道也柰何清才英質之
士轉相倣倣而文体日壞余竊憫焉蓋文也者以時而
論閔氣運之盛衰以人而論閔心術之邪正此豈細故
也哉余不暇遠引特采采方二公論文之語表而出之
學者倘降心展玩而有得焉庶旋復我國初文教之舊
而陋習少革矣無徒逐時好趨未尚而鄙之曰昔之人
無聞知也

遵巖文粹序 薛應旂

遵巖王子文集近多刻本龍岡施君謂其卷帙浩煩乃

約而刻之題曰遵巖文粹問序于薛子薛子追惟遵巖
少持穎異總州舉進士高第人固已竒之既而荆川唐
子與之遇于京師相見大悅謂其文類南豐曾子固亟
稱于人士前自是遵巖之名日聞四方乞言者屢集戶
外文而遂傳播海內矣夫我明一代之文寔自宗潛溪
方遜志倡之二公精詣絕識根極理要其為文度越前
古不啻商彝周鼎匪直一代之冠冕而已迨至弘德間
習尚旋流識趣日溺于是李獻吉何仲默各以文自負
一時人士歎有定見亦遂翕然歸之何之言猶或近于

理道李則動曰史漢史漢一涉于六經諸儒之言輒斥
為頭巾酸餽目不一瞬也夫史漢誠文矣而六經諸儒
之言則文之至者舍六經諸儒不學而唯學馬遷班固
文類史漢亦末技焉耳何關於理道何益于政教哉迨
數年來其說日益熾摹擬者日益衆而文日益陋矣乃
思荆川子往稱遵巖之文類于固者豈直以子固之文
為極致哉蓋以昔人謂子固文章本原六經要之非誣
而遵巖高才殊質豈不能凌跨西京掩迹東都其文乃
獨與子固相類者蓋不溺于習尚不逐于時好而卓有

定見于道也幾矣唯是以唐子亟稱之也所謂可與知者道也循是以入而國初文運之盛可紹復矣龍岡君之刻是也無乃以唐子之意也乎余固樂為之序

徐隱君聲遠白毫集序丁元薦

輓近操觚之士哆談先秦西京建安黃初大曆而後不掛齒頰蓋人人千秋也顧未有自成一家言者何哉少年氣銷于尺幅甫涉藝苑旋逐聲華上下古今亡論力有鉅細氣有盛衰而耳目肺腸夔若水火蓋古之才人寧迂寧僻寧放曠寧險而怪翫辭自用各以意為規矩

今之作者坐身百尺樓下情性之理垂先民之程日以遠抑非獨此能為先秦西京者不必為先秦西京者也能為建安黃初開元大曆者不必為建安黃初開元大曆者也而世方踴々焉步趨而顰數之其神固已不完矣神不完天機不暢天機不暢變化無繇生還為衆人口實悲夫吾友徐聲遠氏弱齡負竒素心獨往家貧四壁三徑抑且不具貸書夜讀恣情千古醉後捧腹獨笑自謂陶朱之富中年棄諸生借研田養母々死且葬抗志息交故人徐中容賃一小樓栖之畝許池塘水木映

帶聲遠婆娑上下或凭欄徙倚或冥目跌坐或卧疴撫
枕或下帷展卷以五柳為二仲以鳥語行韻為鼓吹具
到輒搦管獨抒性靈其文闕深奧衍光恠陸離如辨青
雲之非富貴著書之不窮愁子長可作當亦退舍詩本
自然以率真為平澹五七言沉雄恬雅古詩超忽慄宕
莫可端倪皮相聲遠者如木鷄如老衲聲遠標致在烟
霞日月之表羲皇之上有奇氣然後有慧眼有慧眼然
後有絕調其陽羨詩云苦吟吾不慣微醉句相尋蓋空
明中脩然而來不自知所以又安知秦漢魏晉初盛唐

哉聲遠額下有白毫數莖號白毫子集或即以名之沾
沾自珍秘余戲聲遠曰微予誰為子序者聲遠不色許
逾年百史論將脫草聲遠屬予曰請終子之諾稿且十
七嗟乎聲遠不起矣二三知己相與紀其後事吳郡司
馬龐子澄高聲遠之羨生平未識而臨其喪而哭捐俸
如于金共為梓其集行于世丁子曰此自成一家言者
也薦不敏敢以一言附掛劔之義雖然予何足序聲遠
聲遠之序友人詩曰千金當其困危歎沽乘其酒酣而
能屹然不動季元礼孔文舉可作不屑附以成名若此

者真能詩者也嗟乎予何以序聲遠哉以此

臨川王氏文粹序 徐師曾

古今以文章名家者其學術才能高出于世亦共推讓焉而識者論之則曰彼能道其中之欲言者而已夫惟中之所藏有邪正故言之所發者有醇疵至于其言之或暢而不闕或鬱而不宣則才之有工拙也工于文者立意命辭咸有法度故有開闔抑揚縱橫起伏淺深竒正曲折反戾之變凡以道其中之所欲言而非若人以不可入之法也世之知其法者既鮮或知矣而未能

入則夫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傑然自名其家者豈易得哉三代盛時教隆俗美人才衆多上自學士大夫下至農夫獵豎旁及婦人女子矢口吐辭莫不本乎學術通乎道德中乎法度而人人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詩書所稱不可尚矣周衰教失道術不明士各以其所見為學故其發為文章類多疵駁之言然讀其文者猶能因其言之疵而知其學之蔽則意雖去古而于所謂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者固未嘗異也由漢迄今乃有離本真之實而掠藻飾之辭假艱深之言以文淺易之意者世

之人徒見其組織績績怪竒瑰麗以為無異于古文而不知其背畔剽竊古意漸以盡矣千餘年間工文章者僅數家若漢之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唐之韓愈柳宗元宋之歐陽修蘇軾父子曾鞏王安石是已數家之文或蔽而不醇或醇而不該然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免于剽竊文飾之弊則一也宋之四家竝生于世互相推獎獨蘇氏父子與王公不合遂詆其文以為今日文字之衰其源出于王氏噫其亦過矣今世尊歐蘇者甚衆而于曾氏之文鮮有好者近日知言之士始能崇尚

而表章之然後其書盛行至若王公之文雖與曾氏並傳而好者尤鮮豈因其相業與夫蘇氏之論而遂廢其言與余以謂公之相業雖多訾議然其感遇思奮欲行其學以致主于三代之隆而不自知其任用之偏其志斯以竒矣視世之婀娜枯寵浮沉逐利靡然無所建立而足以陰亂天下者大有間矣及論其文又皆疏毫剗切紆徐委備本乎己之學術而疵駁之病亦不以自掩焉信乎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揆之古文其不合者寡矣顧可以其人而廢之邪余不自量輒撰其尤工者得

六十七篇付之梓入以自附于表章曾集之後使人知
宋四大家之文譬若門奧而因以識作者之法度庶幾
有好之者嘉靖庚申二月丁未姑蘇徐師曾序

明文海卷二百四十一

序三十二

文集

趙梅岑文集序 許孚遠

昔者孔顏授受在於克己復禮而學庸下手一重慎獨
此聖學淵源可考而知也秦漢而降學脉寢微至于宋
室名儒輩出闡發聖真厥旨不異蓋雖聞道有蚤暮分
量有大小而皆本于身体力行深造自得之學故其人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品光明磊落並如泰山北斗之可仰而其言論平正切實有如布帛菽粟之不厭世以濂洛閩關上接洙泗非苟然矣我明先正自河汾以前確遵舊軌其後江門姚江各以所得提醒人心不無補偏救弊之說然大端大本要質諸孔氏而不悖乃近世言學者可異焉崇妙悟而忽真修喜超脫而病拘檢以無善無惡為宗以圓通廣大自命甚則謂無已可克有言即塵出空入玄一倡百和此學之一變也余不量思挽其狂瀾而莫之及因門人宛陵趙生選得乃祖梅峯先生遺稿讀之悚然神

動怡然心愜蓋先生之學粹乎一出于正將踵濂洛閩關諸賢芳躅而闡孔氏之門墻者也錄中所言克己慎獨功夫最為詳切有味其平生立身剛正介特有不折不淫不屈之意而訓子刑家凜然一儒者矩矱此何可以潛德未見而輕視之乃其言曰心之有善如日之有火觸之即見心之有不善如鏡之有塵拂之即明此尤善言心者也足與孟氏性善之旨千古相發明矣又曰道莫大于經常言而經常言之大者也行而經常行之大者也今之人獨不然其取士也言人之所不必言行

明文海 卷之三
人之所不必行則取之至于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經常之道皆在所忽略其為士也亦翕然而惟高異是趨孰有肯聞經常之言而行經常之道者乎嗟乎玩庸德庸言而索隱行怪孔子當時猶憂之無惑乎晚近世之迷而不悟也此先生之所以重為感歎者也先生冢君行吾方伯知子選在余門又知余有契於先生之學特遺書屬之以序余竊惟先生言行俱可考鏡其人品風格當與胡敬齋陳布衣二先生相為伯仲有著與未著耳今方伯公父子方且砥礪儒者之行行先生之學於無

窮其傳將益遠雖然著不著遠不遠奚足為先生重輕第令士知正學而修寔行則於世道人心補益不淺余日望之

觀我堂摘稿序 許孚遠

余同年李孟誠父著觀我堂摘稿屬孚遠為序者三年而未有以應蓋言而寡誠行而不逮孚遠深惧之夫孟誠所著以明孔曾大學之傳也是故不敢輕易著語也今趙德仲中丞將梓摘稿于閣遣使來促序孚遠誼不能辭謹為之言曰大學孔氏之遺書也三綱八月犁然

分明修身為本垂訓萬世無庸後人贅一詞已近世學者恒以朱王兩先生致知格物之說爭衡聚訟其流之弊至于身心割裂行知離畔為斯道病孟誠憂之故揭修身為本一言以明孔曾宗傳所在使天下皆知反求諸身即吾晏倫日用動靜出處之間寔修寔踐精神收斂心志凝一更無恍惚支離則其道乃有補于天下國家孟誠之苦心蓋如此其曰知止即知本知修身為本而止之乃為止于至善此其獨得之秘余尚領略而未深余竊謂止之一言發于虞廷闡于大易稱于文王其

道至微而止于至善四字則孔子立教蓋已包括殆盡是為聖學不二法門是故由吾身而推之家國天下—有遺漏非其全體由天下國家而反之吾身—有倒置非其真机究本言之無聲無臭渾然同源推用言之有物有則毫髮不爽故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皆所以止于至善之寔事本末終始—以貫之者也于此叅究分明合下知得止于至善則大學之道樞紐在我故曰知止而后有定喫緊乎其言之矣夫知止乃所以修身而修身必在于知止神而明之豈不存乎其人也哉孟誠錄

中有云止為入竅脩為工夫常止則常修常修則常止此身體而有味之言蓋確乎其自信者也余嘗與孟誠同事嶺海見其于軍旅倥傯之中神閑氣定裁應如流乃知立本之深厚邇年晦養山中倡明此學四方人士從之如歸去秋相見于江滸晬面盎背充然儒者也則孟誠所造高遠矣議者類病吾儒空談無裨世用而孟誠力學砥行一本諸身方將見于經綸匡濟行事之實所謂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于既倒者其在修身乎其在修身乎

趙文肅先生文集序許孚遠

司馬遷有言曰假令晏子而在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李白亦云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二子之言人情恒有之良未為過也今且有奇偉卓犖非常之人幸與之生同當世然竟不獲一識其面徒後時而興慨慕之懷此其情有甚于司馬遷李白者矣若不佞乎遠之于趙文肅先生非耶先生登庸之年孚遠始生世為人吳蜀又相去數千里不易遇憶在穆廟初基召先生入宮詹不二三年晉鼎輔兼總憲中臺鳳鳴龍躍顯

顯昂。一時同朝後彥靡不以炙有道之光輝而消其
鄙吝發其憤排為快時字遠獨以銓郎休沐旋備兵嶺
海間邈乎其不相及也十年而後字遠再入都門則先
生去位已久且脫跡人間欲執鞭而無從矣嗟乎賢者
之遇不遇豈非命哉三代而下真儒之道不得大行于
時其間輔弼大臣數有純軌如諸葛孔明陸宣公范希
文之流寥寥千載數人而已何者貴不期驕祿不期侈
寵譽已盛繫籍聖賢則天下之善言有所不能入持祿
固寵為子孫謀則天下國家之大計有所不暇顧或者

志潔矣而病于才之疎才達矣而苦于識之闇此純臣
之道之所以難也以吾所聞于先生者則異于是先生
少掇巍科官居館閣而衣疏茹淡絕遠声色終其身有
簞瓢陋巷之風品格孤高一塵不染而忠君孝親濟世
利物出于天性皇皇焉有畏天命而悲人窮之意天資
敏異于學無所不窺而好善如飢渴天下有才慧好脩
之士雖在韋布後生靡不樂取之以為友平生言無矯
飾行無依違進退綽如也是故釋褐之初讀書中秘受
異知于世廟中遭權奸傾陷竟不可得後事穆廟經筵

日講箴誨既切先帝為之改容至幸太學賜坐蓋先生
心志光明丰神磊落以能感悟聖主風動海內嗚乎此
豈尋常之所可及也哉先生當在庚戌敵迫京城而以
官坊挺身宣諭將帥及己已敵入大同而以內閣劾奏
督撫之欺罔正氣凜々迄今猶有生色議復禁軍隸五
府舊制使分營操練以強兵杜釁有桑土之先謀諫止
非例考察以愛惜言官培養國脉權宰陰為之奪氣此
立朝數事皆可為後世法至虜酋俺答乞貢市于朝廷
議下政府群公相顧躊躇賴先生立斷以去就爭之然

後決其所為贊大謀而定國是有如此世莫能盡知也
然而世之君子咸謂先生意氣慷慨激烈不足于溫和
是以不能究其用愚竊謂先生之才之節之學之識使
周伊在列必有同心斷金之利假令獻可替否于一堂
之上蹇々諤々乃其所深取而忍于排擯之耶吾是以
悲先生之不遇也正直之道不諧于流俗久矣非盡先
生之過也先生學本葱嶺性地空濶机神圓明吾未能
窺其至然要之不詭于正無一事有乖于彛倫文章俱
自胸襟流出追風逐電不可捉摸非史非漢非韓非蘇

而超然遠覽睥睨古今自成一家之文也詩格韻大似李白其得諸無意信口拈成又絕類寒山拾得語曩者趙德仲中丞刻先生文集於閩寄示盱江孚遠得而遍閱之客歲徑棧道讀先生柴閑詩因為感歎教語龔進甫侍御過而聞之以為孚遠于先生庶幾隔世神交也遺書託之以序其文進甫為先生高第弟子適同僚余善先副憲亦出先生之門誦述頗核遂論其世而序之如此以道其所以仰慕先生而不得見之意而猶幸得以葭莩之名竊附于斯文云

誠意新建二先生文選序 胡直

文章當自我命令之上焉者無意為之而不能不為行乎其天而不與乎其人自孟子而下若莊騷大史韓愈蘇子瞻之徒近之也其次若揮三軍金鼓作止雖深谿曠原部勒由己則賈董班楊柳歐曾王教公當之其下模倣追逐若優孟之學叔敖不欲一失其態然而優孟猶有主也又其下直效躡步而已國家弘治間文章號中興然若模倣為累至近日毘溫間部勒神縮卓然有得其間亦有作而致辭欲休不止不免有意其亦盛矣

余暇讀誠意新建二公文則所謂得乎其天而不與乎其
人殆其流也二公皆命世才誠意志功業不暇為文
新建志在道不欲為文以其不暇不欲不得已而應宜
其有勝者夫蓋嘗反覆其言昭若揭日恂若吐肝溪若
涵淵逸若龍驥之步不以隨人浩若江河之勢隨物賦
形大小各得以漸漬于溟海向使二公專意為之則韓
蘇乎而二公不屑也余友耿在倫亦萬志于道者去年
自留京貽書占文于予予質不能文而少嘗沒溺乃摘
二公集中稍專為文者彙成帙應之附以所見俾世之
為文者不必字有意而語文者當知所辨則于道亦思
過半矣

古愚集序 羅洪先

語云人之不朽者三而立言其一其意以為君子疾沒
世而名不稱功德無可據矣表見于辭庶幾愛者傳之
不愈于草木腐燼無聞乎余嘗不謂然凡言藉以立者
謂其發聖靈之蘊立中和之則達民物之宜而垂久大
之業者也不有之身莫能顯其微不精于用莫能述其
故將使迷者悟而審于行明者擇而繼其志固非可以

億中偽為矣亡德與功烏有所謂言者自此議興于是
工繁文逐浮藝刮截章句剽竊義意蒙賢哲之旨與而
籠罩出入于異端百家之流真贗雜陳得失並紀知言
者宜無所于逃矣世解斯人則雷同微舉豈可勝道哉
此君子所以托刑于秦火也堯之德禹之功典謨之言
皆可謂至矣自今考之其足誦說者即其身有之而致
之于用者也是故其常為典其謀為謨其教戒播告為
訓誓誥命其味嘆稱述美刺為風雅一也下此所就有
小大則所及有遠近皆可以廣天聰神世道故里巷之

之謠五際所采矇瞽之陳三代不廢言之不朽也蓋若
此廬陵古愚周先生起家進士自兵部郎兩為郡守余
嘗從其季子肇慶君以介讀其遺集所載封事剖析繁
源敷達國是惟恐積滯日久振刷不易其與人語諄
揆理道規倣而要約之至于托興引譬又皆忠愛惻怛
之寓不肯少自貶損以徇末俗卒之不遇而去布素閭
里恂々無怨懟色其錮範不必工其步驟不必古不皦
皦于声稱不刻々于綜察豈不足徵其寔溥其惠哉余
以是知言不可偽又因以知言無可畧則吾之取諸人

明文海 卷之四十二
者要不可以例視也近世公卿大臣多好文其為書動
數萬言私以名家甚則託文人華其行事連帙盈卷如
綴文繡揉葩卉然非不紛麗觀視適于用或鮮矣豈亦
惑于立言之謬歟余幼從先大夫識先生既長與其諸
子友善故為之述叙於乎知言者以此求之可無異于
先生也已先生名夔字甫敬

水厓集序 羅洪先

自聖人之道不明學者往々溺于神僊之說大要握固
守氣可以遺世而久視故貪生于廢務者必趨之彼方

氣守其于向人出一語以為損漏矧肯與世酌應役々
文字間哉惟呂純陽白瓊則各多所著述然皆縱逸不
範法度又出入变幻于怪異之事不過借以自適而溺
者傳焉如以質于聖人之道同不同奚足辨也然聞其
說而不動于心者甚鮮彼蓋確乎有遺而此失所主吾
嘗即是以測人之淺深未有不驗者也弘治間京師多
傳尹蓬頭尹善絕粒每食輒又數升不畏寒暑或雜乞
丐宿閭閻下人無異者而士大夫爭邀致之不去顧時
時假館于水厓彭公是時為南京刑部尹來必索食

明文海 卷之三
食已相對危坐間出幻術相調復試以隱語後公出守
兗州尹涕泣別去于是人皆疑公得仙比為布政使去
位無以為家年八十餘氣甚壯盛日飲水數碗人益疑
之余往見公：好議論張髯傲視語琅：終日不休公
既卒讀所遺詩文數百首皆據理道閔風俗其意欲追
作者之軌度是豈有所溺者哉當公守官時侃：持法
律多忤人：遂以是尼之故其官止于方伯不大顯而
公于去就無少愆尹之戀：蓋知其中有可主而世之
視公者真若羽化獨立無復塵埃垢穢之跡然公固不

以是自多也余獨悲世之溺仙者其遺世反不若公而
取材于是者其識公反不若尹余又以悲世之溺者固
不在仙而仙之于世當亦恒悲其鮮所遇也夫以神仙
之說人所易溺者猶且如此又況為聖人之道者耶余
幸生公之鄉而先大夫復在莫逆既得見公又得論次
行事于墓石茲復集其詩文若干卷藏之家因叙其所
存且以悟人之疑者

海門文集序 陶望齡

望齡嘗聞諸達人明文學最盛修古業為詞章者多矣

而卓然可垂無窮者蓋鮮非獨無以加諸宋唐而鮮有及焉自楊明先生盛言理學雷聲電舌雨雲雹施以著為文詞之用龍溪紹厥統沛乎江河之既漉于是天下聞二先生遺風讀其書者若飢得飽熱得濯病得汗解蓋不獨道術至是大明而言語文字足以妙乎一世明興二百年其較然可耀前代傳來茲者惟是而已會稽東海僻處也天下言文者以二先生故歸之若曰明文在焉達者曰二先生之文也非文人之文而文王孔子之文孔子既沒文不在茲乎蓋以當代而得二人焉以系

千聖跨作者郁乎明文于斯為盛越之為越其亦幸矣海門子少聞道龍溪之門晚而有譚焉自信力故遵其師說也益堅其契也親故詞不飾而甚辨四方從之游者皆曰先生今龍溪也其門人某輩哀其答贈之詞刻之讀者又曰龍溪子之文昌以異諸望齡蒙鄙獲以鄉曲事先生受教最久舍而北來先生憂其日趨于艱僻莫知反也投之以藥言意甚苦具在刻中每展讀未嘗不慚愧汗下顧復自念古今之學術非二古人重言悟而今稍易之曷故哉沒人之教其子泅始必有憑之

者也浮囊也沉木也既蹈之不測之淵驟掣其籍而去之俾自力以出而子于是善游矣先生殆誘人而投諸淵乎見予而未見其奪故咸以為易今學者杖成說滯故塗先生且轉而奪之吾烏知是編之不為囊木也哉

馬曹稿序 陶望齡

劉邵志人物嘗言具體而微謂之大雅一至而偏謂之小雅蓋以詩喻人耳予嘗覆引其論以觀古今之所謂詩辭求其具體者不可多見因妄謂自屈宋以降至于唐宋其間文人韻士大抵皆小雅之流而偏至之器惟

人就其偏而後詩之大全出焉夫人之性有所蔽材有所短而蔽者若窮于此而後修而通者始極于彼此恒數也古之人緣性而抒文因能而效法文以達意法以達材務自致于所通而不求全于所短如火炎則彌揚之木下則彌濬之醴盈其甘醯究其酸不獨無以揉之也而且為之極焉故其勢克其量滿其神理所至自足以軼往古垂將來吾觀唐之詩至開元盛矣李杜高岑王孟之徒其飛沉舒促濃淡悲愉固已若蒼素之殊色而其流也抑又甚焉元白之淺也患其入也而郊島

則惟患其不入也韋柳之冲也患其盡也而籍建則惟患其不盡也温許之治也患其雜也而盧劉則惟患其不雜也韓退之氏抗之以為詰崛李長吉氏探之以為幽險予于是歎曰詩之大至是乎偏師必捷偏嗜必竒諸君子者殆以偏而至以至而傳者與衆偏之所湊夫是之謂富有獨至之所造夫是之謂日新向令諸君子者舍獨以羣衆易己以摹古療偏以造完將因躓之不暇而暇成其能哉而說者遂謂唐以後無詩於戲詩也者富有日新之業也無詩焉是無才與情也斯人之生

久矣其狀貌有同而莫辨者耶童而老辰而暮疇對論說有窮而莫繼者耶此不求異而異無意為新而時出焉人之材如其面而情如其言詩也者附材與情而有者也欲不新與異得耶鳥之慧者其效人至數十語而止善繪人者其肥瘠動靜各異態焉然至百人而止矣此人言者也非自言也人貌者也非自貌也欲新與異得耶然則所云宗以後無詩者非詩之果窮為者窮之耳夫杜韓之詩信大矣羣宗人之稱詩者而畢效焉不亦至小而可笑乎蓋望齡之持論夙如此間與友人沈

明文海 卷一百一十一
伯舍氏言之而合譬之兵然予談兵而伯舍用兵者也
伯舍之詩情務已出而格由古造其材富故詞博而工
其神完故氣和而旺其用力久故鍛鍊組織之跡盡泯
其言曰子不見學書者乎其始按古帖而師之點摹畫
擬若有律令繩墨焉而不敢踰越至其合而忘也而妙
解出焉以成其為一家之書夫語鬪蛇爭擔之悟於未
始搯筆之先不亦遠乎然則子之論固未盡矣予曰然
吾之言偏辭也待子而足雖然使予搯故說求完理以
序子詩惧其為子辱也子言子之詣吾言吾見是足以

序已

徐文長三集序

陶望齡

徐渭文長故有三集行者文長集十六卷闕篇十卷藏
者櫻桃館集若干卷行者板既弗善而渭沒後藏者又
寢亡軼予友商景哲及游渭時心許為彙刻之及是歎
曰吾曩雖不言然不可心負亡者遂購寫而合之屬望
齡詮次授諸梓序曰明興經義盛而藝文之學寢衰其
好古博物之士出于餘力習晚醞薄或未暇究於精微
其視古文辭如書者於篆籀蟲鳥然畧取形似傲然謂

明文海 卷一百四十一
能而羣目淺短眩所希見者高相唱引遽以為凌鍾跨
王罷斥虞柳而不知草隸之變蓋久矣夫物相雜曰文
文也者至變者也古之為文者各極其才而盡其變故
人有一家之業代有一代之製其窪隆可手模而青黃
可目辨古不授今不蹈古要以屢遷而日新常用而
不可敝然微跡其緒系又如草隸變矣而篆籀之法具
存其間非深于書者莫能辨也今文人之論則惡變而
尚同去情而悅貌詘見事裁已喪以苟附古辭夫迫而
吐者不擇言觸而書者不擇事擇言則吐不誠擇事則

書不備不備不誠則詞成而情事已隱黯然若象人之
無情而土鼓之不韻故弘正嘉隆之間作者林立古學
爛焉修明而所謂一家之言一代之製蓋有其人焉而
亦鮮矣夫文有常新之用有必敝之術接而不勝遷者
情也多而不勝易者事也虛而不勝出者才也饒而不
勝取者學也叩虛給饒以抒至遷紀至易故一日之間
而供吾文者新而不可勝用夫安得而窮之吾見有
文在國而詩初唐者矣已則人厭之而思去之矣方其
自喜為新奇之時而識者已笑其陋此必蔽之術也文

明文選
卷之四
長老于庠阮于獄一著名于幕府其為詩若文往々深
于法而略于貌文類宋唐詩襍入于唐中晚自負甚高
于世所稱主文柄者不能俯出遊其間而時方高談秦
漢盛唐其體格弗合也居又僻在越以故知之者少然
其文寔有矩尺詩尤深奧古之窮士如盧同孟郊梅堯
臣陳師道之徒所為或未能遠過也其書既後刻者文
取五詩取八如文長者于當代不知何如而謂之文長
一家之文信矣故仍其始名曰文長三集

書下方布衣集序陶望齡

古之人于道蓋有所至矣其為言歷千百年不知幾何
人而合之出乎一辭虞夏殷周之盛是也然古非籠古
聖不師聖趨同的歸並涂如川瀆縱橫要乎海耳周季
道岐而立言者各直遂其見不能相師襲以自着其純
繆舛錯故其人之精意亦至今有可闕焉漢唐以來其
文足名後者無不遵六經而稱說堯舜孔子道或不足
自信而援托古聖以依據其語聽之純雅過諸子而其
暢宣蘊奧抑稍遜焉然獲于古而時有發均也嘻古人
之為文其取夫稱心而卑相襲也皆然已無契乎獨知

而古是摹雖程意襲矩猶謂之盜况翦；文句之末哉
韓退之曰古之為詞必已出降而不能迺剽賊嗚呼何
其陋也且贈遺題目之文非古也自唐宋作者尚或縱
奪自持降此其不附人而發者蓋鮮至今日靡々矣而
轅宗駕唐秦漢自命者何多耶夫舍情與詞則無文剽
古而依今詞則歸諸古人情則傳諸流俗已不一與焉
而謂之文吾且得信之乎予與桐城方君靜同舉己丑
春榜相善嘗出其尊公先生所為連理樹賦示之固知
先生能善道其情者也迨今辛卯而君靜再入都下遂

得盡讀先生藏集所謂贈遺題目之文多矣而不出其
鄉里與其郡邑大夫皆得之真而不妄讚譽者其詞雖
不愧于古而務自己出其于當世秦漢自異者殆有異
也至夫短章小咏幽尋獨證逍遙乎道術之圃先生其
有契乎哉蘓明允布衣文章之冠其文儻蕩竒恣而識
者目之曰子荀卿之文也今此二書觀之其合焉者奚
在然則古人之相擬與擬人蓋不在文句肖似可知矣
先生亦以布衣稱文世必有能目之如明允者顧余非
其人而先生好學嗜道又明允所未有君靜自視子瞻

兄弟何如哉二子晚善名理子瞻尤至精以君靜所聞于先生而謂方氏獨以文著必不然矣是集也文若干卷賦詩若干首予就其專者論之故有不及焉

六大家文略序 顧憲成

二懷蔡伯子敦行嗜古予雅重焉一日携六大家文略示予曰此吾先孝廉受之荆川先生者也今將梓而行之敢乞子題其端予曰荆川先生之為斯編也何以哉伯子曰以諷世也世之搢觚者甲曰秦乙曰漢相與模擬以為工；則工矣徐而求之果秦乎漢乎否也果秦

乎漢乎業已非吾本來面目如其未也優孟且掩口而笑之矣先生目擊而有慨焉故以諷也曰然則將使人轉而為韓為柳為歐為蘇為王為曾乎曰使人轉而為韓為柳為歐為蘇為王為曾是亦優孟之屬也曰然則云何曰夫善為文者惟以馮其中之所自得而已矣是故韓之前不聞有韓至昌黎作而後有韓柳之前不聞有柳至柳州作而後有柳眉山蘇氏父子兄弟自為知己亦各成一家臨川南豐翩；雙美不相假也不相掩也夫善為文者惟以馮其中之所自得而已矣故以諷

也曰大家云何曰以我役物之謂大以物役我之謂小
以我役物是故操縱闔闢靡不在手天之高地之深萬
象之往來千載之上千載之下一切紛馳于寸管惟其
指使以物役我是故甲曰秦吾亦曰秦乙曰漢吾亦曰
漢規之馬咀左馬諸人之糝糠而冀肖其萬一譬之剪
綵為花驟而即之非不燁之可現徐而玩之風神色澤
索然無有也奚其文余曰美哉言乎深於文矣不可不
表之以詔于世伯子曰不佞何知蓋聞諸先孝廉先孝
廉聞諸荆川先生荆川先生聞諸六大家予曰若是即

以序斯編也不亦可乎遂次而歸諸伯子孝廉諱瀛字
沙登有潛德門人稱為少山先生

李見羅先生集序顧憲成

自近世之學者沉于訓詁沒於辭章譟之為守咫尺之
義不覩于大道儒者慨然發憤欲起而救其敝于是乎
招而來之曰爾其歸而求諸心斯其意亦美矣及此說
既行學者又惟日以尋索本體為務播揚騰弄了無實
際至于土苴六經浮游萬物而猶曰吾有得于心甚者
恣情肆慾惟其意之所便有從而難之輒曰吾無愧于

心而已跡非所論也愚竊傷之徒身恨其力之莫以救也於今乃得見羅李先生先生始亦嘗習其說已讀大學起然有得磨勘累年自信益確遂斷以修身為本一部大學又其註脚此孔子既老經綸徹有悟于性命也嗟乎深矣且夫家國天下之不得為本固也雖正心誠意致知聖人亦槩置之而獨本修身何也彼其無形而虛此其有形而實虛則高明之徒入于中而有以自騁其究渺悠荒唐不可端倪卑陋之徒入于中而有以自蓋其究巧秘詭密不可致詰是可得而欺也實則一切

無所容矣是不可得而欺也夫然後知孔子之立言其指甚精其為慮甚遠而先生所為啓瞶發矇其為吾道計者甚不小也或曰周程張朱四夫子大儒也其于繼往開來最汲汲矣顧不揭此為宗何也曰當是時斯道方明知學之士大率謹于自守雖以游揚之雜于佛老亦意見之偶偏耳未嘗不尊奉其師說也雖以陸氏之公然敢與朱子抗其規矩準繩未嘗不嚴固也以是談心之害尚隱而未彰雖有而未甚至于今始不勝其可慨耳故夫先生之揭修身有激之言也一時救弊之急

務也假令四夫子而生于今其說當亦出此矣先生非能有加也余邑李侯元冲先生之高弟子也數為余言先生因出其書示予受而卒業焉私心不勝向往已從羅君止菴游彌信于是將裒而付諸梓予不量稍為銓次並著其槩如此以為聖學之復明于世其必自先生始不虛也

書梁夫山遺集 鄒元標

人知夫山生平所遭之冤不知夫山之學不冤不進人知夫山楚囚而死之酷不知夫山之死不酷不明予不

識夫山蓋聞昔人談及夫山恨不手刃之問何以故曰亂道予頃偕汪刺史觀風明德鄉正夫山廬在焉登其祠族之人罔不口夫山遺教夫山母死送塋者至數千人其學行于家矣門下士如初門之胡時和以身殉之楚之楊坦撫之周復苟可以鳴世冤興師之學艱閔百折不變其學行于徒矣孝感有程二蒲大僕者開墾與之合葬夫山學信于友矣彼之入人有是哉春秋戰國百家橫行孔孟未嘗欲办之大塊茫茫獨不能容一夫山可異矣夫山未始不得死所也

漕撫疏草序 鄒元標

憶廿年前元某出為石城散吏時北地長垣李公南樂魏公今漕撫中丞閔西道甫李公在焉三公者皆人傑也漕事暇輒聚首談心間陟名勝飛菀挾藻流布人間爭相繪炙而八目者曰夫也岍也踞也徒為名高地投之艱巨必不應迺今十餘年南樂奠安三晉清風壯猷凜譚之有生氣而長垣手一劍掃南北揆槍殆盡勲勒旂常閔西撫維揚繼淮漕赤心石畫沉機深猷卒鐵巨懸綏氓隸折逆萌窟穴都洗天日為朗元夫誦之

神王惟士聞之吐舌險人望之且膽落魂銷予每讀其疏議獵挾風霜氣而人道出公境上者婦與妻兒私語戴公若慈父若春日夫得縉紳心易得匹夫匹婦心難得境內民心易得境外民心難公真社稷臣哉元某常有言曰為古人易為今人難今有譚汲長孺寇萊公趙清猷三公事于人必振襟色變曰古之人古之人不可尚已設有告以三公崇勲為四維鎖鑰勁操敢諫事即長孺清猷萊公傳伍中人非慎攷拒弗信則隱忍佻弗應蓋古人之跡已陳骨已朽誰與朽骨敵而鼻息

尚名位猶人誰復肯虛衷降志拜下風嗟乎此南樂
為中丞十年跋屨歸李公為中丞六年若進若退似與
似奪身在叢棘中欲褰裳無從也諸君子良苦矣然甘
澤灑寰宇諸君子洵樂之且主上聖神睿斷始而疑中
而疑信相叅久之必無不信雖身在去與就之際跡猶
見與躍之間又何懼焉長垣南樂讀禮久歸而李公自
淮上囊漕撫小草寄舊友鄒子曰不佞髮且種；知我
血竭髓枯乎閱小草可矣向日有心回天無術行且挈
圖書携妻孥歸與麋鹿伍子念戒賜一言草端不佞手

子言如偕子班坐宮庭五老間甚愉暢元某思公謹議
上行且截之金匱石室史臣特書之為蓋臣範何俟鄙
言為顧得掛草澤姓名籍中不獨藉為知交光寵俛仰
二十年前事轉如曠間彼仄目者在回視南北半壁天
下孰為撐拄始信士之揭厲自持者必有所楨當心愧
汗下而欲編琬琰照千秋者必哆三公為萬曆間盛事
况三公晉之且寢寢未艾也

光三... 且... 未... 矣

... 而... 雖... 與... 十... 餘... 三... 以... 萬... 間... 為... 事

... 不... 應... 為... 難... 於... 計... 士... 之... 誠... 萬... 自... 得... 其... 心... 以... 故... 所... 樹... 實... 以... 聖

... 二十... 五... 年... 前... 南... 轉... 哈... 爾... 濱... 及... 民... 族... 出... 回... 賊... 南... 北... 下... 遼... 大

... 言... 論... 海... 陸... 海... 陸... 軍... 機... 子... 錄... 中... 不... 論... 謀... 略... 矣... 夫... 實... 於... 情

... 上... 下... 且... 藏... 以... 金... 匱... 以... 聖... 人... 有... 功... 而... 不... 受... 賞... 其... 罪... 也... 夫... 實... 於... 情

... 子... 言... 論... 海... 陸... 海... 陸... 軍... 機... 子... 錄... 中... 不... 論... 謀... 略... 矣... 夫... 實... 於... 情



